



# 据记载,涪州境内曾有600多座牌坊,这是最精美的一座邂逅花莲坝牌坊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晓云

五月的大地,蓬勃芬芳,充满生长的力量。

我们一行人要去重庆涪陵长江南岸的南沱镇焦岩村,参加枇杷采摘节。沿路,油绿挺拔的玉米秆,橙黄发亮的枇杷,努力攀爬的四季豆,红得像鸡冠子的三角梅……它们一株株,一树树,一棵棵,一簇簇,一丛丛,突然闪入眼帘,夹道相拥而来。

## 1

南沱镇焦岩村,一个叫花莲坝的地方有一座牌坊,故称花莲坝牌坊。前些年,我曾到这里来看晚清涪州籍进士施纪云故居,想看这座花莲坝牌坊,却因修路被堵在半路上,只好折返。

这次,不期而遇,如愿以偿。

在中国大地上,牌坊林立,它是中华特色建筑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性标识之一。它们不只是建筑,更是凝固的历史。因为石木结构上,刻满了昔日社会的荣辱与规范。让我们后人在考察这些牌坊时,得以窥见某些过往事件或人物,触摸历史纹理与脉络,体察社会风俗流变及世事沧桑。

牌坊由棖星门衍变而来,开始用于祭天、祀孔。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达到顶峰。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被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按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御制、恩荣、圣旨、敕建;按类型,分别是功德、孝义、贞节、路引。

花莲坝牌坊矗立在五月艳阳下的一面半山坡上,正被翠绿的玉米环绕簇拥。

和煦微风吹过,玉米叶有细微的哗哗声,仿佛在窃窃私语。远望山脚,长江像一匹锦缎,在静静地流淌。

花莲坝牌坊是一座恩荣牌坊,也是一座孝义牌坊,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距今近200年。牌坊面宽9米,进深3.7米,高14.18米,占地面积33.3平方米。整个牌坊为三重檐四柱三进,龙门坊至正楼之间的高斗拱架内有阴刻“恩荣”二字,周围有镂空浮雕五龙缠绕。龙门坊为二龙戏珠浮雕图案。牌坊大匾额心书“寵錫龍光”,二匾额心楷书“誥封资政大夫冉性菴府君之坊”。牌坊明柱楹联上书“至性感神刺股療親親得壽”,下联书“大德蔭后遺書教子子成名”。右边楼花板书写“行表”二字;左边楼花板书“言坊”。正楼、左右边楼分别为二斗拱,左右交楼为双斗拱,斗拱上有鸱吻(chī wě n,相传鸱吻是龙的儿子,所谓龙生九子,鸱吻为其中之一)正脊翘角等。四柱前后为夹柱抱鼓石,坊刹为宝瓶翘角。

## 2

牌坊后约50米处原为冉性菴墓,占地约1000平方米。如果每一座墓碑下面都有一部长篇小说,花莲坝牌坊主人冉性菴,他的一生又是一部怎样的长篇小说呢?

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十二,人物志二·笃行》记载:冉性菴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他在父亲生病后,为了给父亲治病,悄悄在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

放在父亲的药里当药引子。这个行为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可当时人们就是这个认知,谁又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的墓旁边另搭建一所小房子,为父亲守墓三年。

冉性菴母亲是一个高寿的人,活到八十岁,他每顿饭必陪母亲同吃。在母亲去世后,每次出门之前或返家,都要到父母的神位前告知。他不但在父母在世时非常孝顺,父母去世后,凡是父母嘱咐的建族庙,购买祭祀田产,安葬洪水期间从长江上游漂浮而来的无名尸体等,都一一照办。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小事,但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冉性菴不仅尊敬孝顺自己的父母,为人也很重义气。在八团之内,只要听说谁家日子艰难,过不了年时,他一定会及时送上柴米,助其渡过年关。也曾捐出巨资开办义学,让读不起书的乡邻子女读书。如若听说哪里有灾难,他都会捐资捐物,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热心公益。

冉性菴不仅为人孝义,还非常注重教育,尤其对自己的儿子与子侄非常严厉。如果他们有谁做得不好,必令其焚香燃烛,跪在祖先牌位前陈述自己的过失。再视他们所犯过失之大小,定惩罚之轻重。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拔贡,还把侄儿培养成优贡。其他子女,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

## 3

在古代,国家管理只能管到现在的县级。县级以下,要靠冉性菴这样的乡间士绅来起模范带头作用。因此,涪州知州为其向朝廷申请修建恩荣牌坊并得到批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看到这座牌坊的由来。与此同时,涪州知州国璋特对其进行表彰,为其颁发“惠及粉乡”匾额。

在建牌坊时,抱鼓石一般是起稳定作用。花莲坝牌坊为了体现冉性菴的孝义,其抱鼓石不重样地雕了16个幅面。每个幅面分做三部分分别规划、构图和雕刻:上部云纹轮廓,雕神仙故事;中部圆形,雕世俗生活和节孝故事;下部方形,雕吉祥纹饰。每个部分相互区隔,又用花草纹饰自然连接。都不是简单随意的平面刻画,而是多层镂空,层次分明的立体雕刻,尤其人物,几近于圆雕。

鉴于花莲坝牌坊的修建规模与雕刻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以及保存完好程度,2018年被重庆市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地方史料记载,到清代末年,涪州境内有各类牌坊600多座,如今残存仅10余座。花莲坝牌坊是其中品级最高,要素最全,雕刻最精美的牌坊。此坊旌表的冉性菴是一方乡土的精英民表,乡贤士神。他的言行事功惠泽乡里,影响深远。这是一帧穿越时空的文化碎片,以精神地标方式,矗立在大江南岸。既记录过往,又昭示未来;与长流不息的江水为伴,与万古高远的星月争辉。

# 留在珊瑚坝的记忆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光毅

我童年时的珊瑚坝,是好大好大的一个大河坝,奔流不息的长江从它身边流过,有沙滩,有鹅卵石,有生生不息的野草和低矮的灌木丛,还有一条飞机跑道从坝子中央穿过。

清澈的江水拍打着石块,冲击着沙滩,卷起亮晶晶的水花在水边盛开着;水的边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沙滩,阳光照耀在洁净的沙滩上,沙里的沙金会反射出星星点点的耀眼光芒;沙滩与沙滩之间是大片的鹅卵石,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鹅卵石,恰到好处地装点了江水、浪花、沙滩的景色。靠近坝中央的土坡和跑道的边上,长着各种叫不出名的青草,还有一丛一丛的灌木;坝的中央有一条用条石砌成的宽宽跑道,一眼望不到头,听大人们说,以前那里是一个飞机场。我们在那条跑道上玩耍时,条石铺就的跑道已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被周边的沙土掩埋了一部分,条石与条石的缝隙间,长出了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即使是这样,它也是我们的儿童乐园。

我和小伙伴在江边挽起裤腿戏水捉小鱼儿,在沙滩上用鹅卵石修筑城堡,在飞机跑道上放飞亲手做的风筝,边跑边欢呼着,“看,我的风筝上天了!”

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读小学时,班主任曾把一次春游安排在珊瑚坝上,而且是搞的野炊。老师让我们自带炊具和食品,自愿组合,三五人一组,培养我们自己动手的能力。我们这一组四人全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小伙伴,配合起来非常默契,一人到江边打水,二人去灌木丛里拾柴,一人垒灶架锅,然后点燃柴火,不一会儿,我们就吃上色香味俱全的小面了。再看其他同学的组合,有的被柴火熏得弄花了脸庞,像花猫一样,还在那里手舞足蹈地指挥着别人,看着就让人发笑;还有更搞笑的,有一组同学刚把水烧开,还没来得及下面,垒的灶就垮了,一锅开水浇灭燃烧的柴火,他们不得不重起炉灶。我们这组不仅吃得开心,还得到了班主任的表扬。

珊瑚坝留下了我童年的欢乐,我带着对它深情的记忆走进了炽热的青春。再

次来到珊瑚坝上,迎接我的是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我参加工作那年,珊瑚坝上开始修建石板坡长江大桥,它是长江上游第一座公路桥梁,也是重庆主城区在长江上的第一座桥梁。这座桥梁的建设,牵动着每一个重庆人的心。政府号召全体市民积极支持大桥的建设,我和单位上的年轻人一道,利用公休日来到珊瑚坝上义务为大桥施工筛选所需要的鹅卵石。

我们选好一块小鹅卵石较多的地方,支撑起筛选鹅卵石的大铁架,大铁架上绷着一张铁网,网眼的大小尺寸是按照施工需要选择的,从网眼里漏下去的小鹅卵石就是大桥施工所需要的。我们一铲一铲地将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铲起来抛向铁网,铁网下符合要求的鹅卵石越聚越多,像一座小山似地堆起来,然后我们就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将鹅卵石送到施工现场指定堆放的地方。尽管我们双手打起了血泡,累得腰酸背痛,但想到我们是在为自己的

城市建设出力出汗,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

大桥建成通车后,每一次从桥上走过,想到自己也为大桥做出过贡献,心里就会泛起一丝丝的甜意。

再后来,珊瑚坝又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我喜爱上了母城文化。

近些年,我为了传播母城文化,多次陪同朋友、同学、文友,还有外地来的朋友去游览山城巷,向他们传播母城文化厚重的历史,走到摩崖栈道那一段时,我都会指着珊瑚坝对他们说,抗战时期那里曾是一座飞机场,众多影响时局的中外政要都在那里进出过。1942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也进驻在那里,他们与中国空军一道为保卫“驼峰航线”和重庆领空做出过很大贡献。

珊瑚坝就这样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